

写字楼里的 爱情随风飘

文/张文婷

上期小珊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关注,也听从了很多好心人的建议,果断放弃了心里仍有的丝丝不舍,这期齐超与琳的情感故事,您有什么看法与建议,请发短信给15965133281,说出您的心声,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当时齐超正在公司负责一个项目,急需一个公关经理或者说文员吧,虽然他也能写,但是繁重的工作使得他分身乏术。琳来应聘时,齐超并不看好她,瘦弱的样子,走起路来还有点跛(后来才知道是受伤了),加上年龄偏大,所以她并没有列入他的用人名单中。

机缘巧合的是,齐超在通知应聘者前来上班的时候,不知为什么,琳竟然被他通知来了。这次,齐超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看着她。琳是一位极前卫的现代女性,长发飘飘,犹如飞舞的瀑布倾泻;一双美丽动人,让人见了就不忍挪眼的大眼睛,虽然已是年过三十的人了,仍然水汪汪的;宽大高挑的鼻梁,极富性感;薄薄的嘴唇,就像仙蚌一样,一张一合,让人想入非非;魔鬼般的身段,就像未出阁的二八闺女;一身时尚的打扮,可与时装模特媲美;走起路来飘飘如鸿,好像仙女下凡;清脆悦耳的声音,让人听了如同享受二月的春风一样舒适受用。没想到,她一来竟然成为了大家的“焦点”。

她似乎也乐意被这些眼光所包围,整天笑不露齿,忙进忙出,办公室里所有的事务几乎被她一个人全包了下来。不久,她就融入了这个大家庭,自然,齐超也改变了他对琳的看法。

倾诉人:齐超(化名)33岁 公司主管

采访地点:仙踪林

▶ NO.1 渐渐的开始

这天清晨,齐超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文件,耳边突然传来清脆的“空空”声。齐超抬起头,一眼望去——是琳。她一脸灿烂地站在门外:“领导好!”

琳嫣然一笑说:“我昨晚写了一份材料。想请齐兄给斧正斧正。”

“哦——我知道了。”齐超不咸不淡地应付说:“你先放下吧。”

这时,齐超才感到不安起来:我这样对她,会不会适得其反呢?他向琳投去歉意的一瞥。琳坐在齐超对面的办公桌上,一脸的惶然之色。齐超更加不安了,虚伪地拿起手机,指了指上面的时间,又向她报以歉然地一笑,琳竟万分理解地释然一笑了。

“程主任拿去了。”琳说。“他说他可以帮我看看的。”

齐超侧过头去,程主任扬扬手中的文件,冲我做了个鬼脸,有意识大声说:“琳,材料我已经看过了,中午我请你吃饭,咱们边吃边谈,好吗?”

“好啊。”琳脆声回答,然后对齐超说:“齐经理,咱们一起吃午饭吧。”琳真傻,谁看不出自命风流的程主任请她吃饭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齐超一语双关地提醒她:“琳,吃饱可不要吃好肉。谢谢你,我就不去了。”程主任和琳双双走出办公室,齐超无奈地摇摇头。

程主任发现了齐超的一举一动,大声地假咳了一声,琳抬起头来,正好与齐超的眼光相遇,齐超慌忙收回不羁的目光。程主任

扬扬手中的报纸,向琳竖起大拇指说道:“Very good!”

琳站起身来,走向齐超,柔声地问:“他说的是真心话吗?我要的听你的真心话。”

“他说的是他的真心话。”齐超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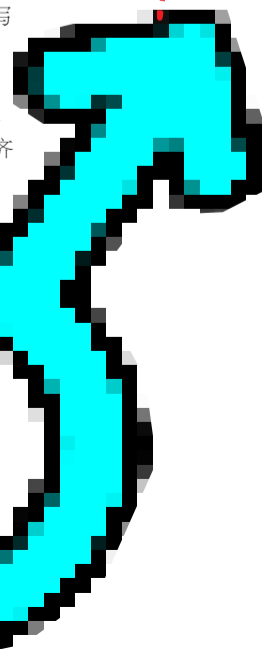
“从古至今,没有一百分的文章。”琳小声地一脸认真地说,“假如说有,就像他所说的,那纯属骗人。我要的是缺憾和不足。”

齐超知道琳所说的“他”指的就是程主任,但她所说的“我要的是缺憾和不足”。齐超倒是理解了,他有些茫然。猛然间,齐超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人只有永远生活在不足中,才能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琳如此通达,才是真正的难能可贵,他不由对琳又增添了一份尊重。

▶ NO.2 默默较劲 争风头

第二天上班,齐超打开抽屉,赫然发现里面躺着一张便条,展开一看:“名花已有主,高抬你贵手,它山去采花,何必为难我?”齐超本能地将目光移过去,看着程主任。程主任意味深长地笑,还不停地朝着琳娇美的身影撇嘴,示意齐超向琳看去。原来,琳的耳朵上多了一对银光闪闪的东西。齐超明白了,昨天程主任那么焦急地等琳,就是要给她买这玩意儿,虽然只是一对银质的,值不了几个钱,但起码是一件礼物。齐超不知道琳的丈夫是否给她买过礼品,但有一条可以证明,那就是琳平时的穿戴要比这高贵得多,所有的饰品都透出金色的光亮来,从她身上携带的两部手机就足以看出琳并不是一个家庭困难得需要别人接济和施舍的人,她的性格齐超可以说了如指掌。

琳走到齐超的跟前,说:“这份材料我感觉写的还不错,你看看吧。”说话的同时,她有意捋开鬓边秀发,让那对硕大的耳环完全地暴露在齐超的眼前。琳见齐超没有反应,便摸摸耳垂,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齐超听的:“这耳环一点也不好,夹得我生疼生疼的。”齐超此时再不能装聋作哑了,他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十分夸张地故作惊讶道:“啊哈!你戴这耳环真美!不过,现在是感觉到有点疼,慢慢适应过来就好了,关键是心理作用。你说的是吧。”程主任接过话茬说:“是啊是啊,适应过来就好了,这需要一过程嘛。”



▶ NO.3 有心还是无意的过程

第二天,周末。轮到齐超值班,正当他准备打开电脑和网友聊聊天时,琳来了。她说:“我有几分材料没写好,趁今天有空,加班,顺便……”她顿了一顿,脸上带着些许的羞涩,“来陪陪你。”说完话,她的脸已经变得通红。蓦地,齐超感觉到从她心里涌上一股暖流,刹那间浸透遍他的全身,使他感到舒畅无比。

门口又探出半个脑袋来,是程主任。他似笑非笑地说:“哟,琳也在啊?我还以为齐兄一个人值班呢?我怕他寂寞,特地来陪陪她,看来,我此举是多余的了。”

又是一个周末,轮到琳值班。齐超知道,程主任必定会去陪值的。是去还是不去呢?事实上,齐超一直有一种冲动,一种想拥抱琳的冲动。但他没有那勇气,也没有那胆量,只有在心中想象罢了,想像拥抱琳的那种感觉,想像嗅她身上那种气味的感觉,想像与她在一起交流的感觉,想像和她比翼双飞的那种感觉。想像与现实是有天壤之别的,想像能否变成现实?齐超不敢想。琳有一种清高,有一种威严,有一种不凡,有一种让人敬而远之的仪态,也有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性格,齐超只有接近她,而不敢靠近她,生怕一不小心冲撞了她,激怒了她,导致她从他的面前消失,悄然地,就像盛开的蒲公英,轻轻的一阵风,就把她带向天际。

但是今天,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推动着齐超,他怀着既矛盾又兴奋的心情去了。推开办公室虚掩着的门,程主任面向琳,正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琳一脸の木讷。陡然见到齐超,程主任的话硬生生地咽了下去。琳极不自然地将头发捋了捋。“齐兄,周末也不休息吗?”程主任很快反应过来,笑着对齐超说。

“你不是也没有休息吗?”齐超轻松地反问道。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还有问与不问的必要吗?谁不知道谁心里想什么呢?

▶ NO.4 酒不醉人人自醉

好不容易挨到天黑。程主任提议说:“齐兄,今晚我做东,咱们豪饮一场,琳作陪,怎样?”他明知齐超是从不饮酒的,所以故意撩拨齐超。

琳看着程主任,悄悄地握住齐超的手,轻轻摇了摇,意思很明显:不用去了,喝酒,你不是他的对手,他是想给你好看!齐超明白,该是“短兵相接”的时候了。虽然如此,齐超还有点犹豫,但琳温润的手一握住他,他就更明白了,琳真正关心的是他,而不是程主任。齐超紧紧地回握了她三下,意思是说:你放心,我不会输给他的。

他们选择在“新雅酒楼”酒店一个小包间里,点了几个小菜,要了一瓶“烟台古酿”,你一杯我一杯的对喝起来。琳坐在齐超的一边,慢慢地享受着果醋,时不时地夹一小口菜放进嘴里,很优雅的样子。但齐超从琳捉摸不定的眼神里,仍可以读懂她的那份担心。实际上,琳真的在为齐超紧张着呢!她另一只小手的纤指见机在齐超的手心划着:“感觉怎样?”“你会醉吗?”……从缕缕情丝的缝隙中,那些怀疑、怯弱、酒精,还有自己的爱人、家庭……统统都蒸发掉了,剩下的就是与琳之间那种看似正常其实并不正常感情了。

后来,程主任说:“林兄,我——醉——了——你——赢——了”说完,颓然倒在地板上。

琳一边扶程主任,一边后怕地说:“程主任从来没醉过,今天就喝这么一点酒,怎么会醉了呢?”“放心吧,酒是醉不了他的。”齐超将琳送上出租车说:“等我送程主任回家后,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齐超半扶半搀着程主任上了车。刚刚坐稳,就

听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还是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的好。”

“程主任,你醉了。”齐超说。

“我会醉吗?”程主任笑了起来,笑声中有一丝苍凉与无奈,他说:“爱情眼里是揉不得半点沙子的,我除了自醉外,还能干什么呢?”

齐超心里一动,原来,他和琳之间的“小动作”根本就没有逃过程主任的眼睛,他不是“自醉”,而是“自碎”了,因为,今天他终于明白:琳爱的是齐超!了解了程主任的意思,齐超无言以对,只是讷讷地说:“我……”

齐超想说点什么,程主任打断了他:“你去吧,琳等着你呢!一个好男人是千方百计不让心爱的女人伤心和挂怀的,我祝福你们……”出租车载着程主任疾驰而去。

程主任走后,齐超忽然有一丝冲动,渴望立即见到琳,他估摸着琳现在还没有到家,急忙掏出手机给琳打电话,他一刻也等不下去了。果不其然,琳还走在半路,接到齐超的电话,琳说:“我在办公室等你。”

赶回办公室,琳正倚门翘盼着齐超呢!见到齐超,她张开双臂,燕子般地向齐超扑来。齐超紧紧地抱住她,喃喃地说:“琳,今天,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爱……”

琳痴痴地说:“爱是很神圣的,不容侵犯,不能分享,就像鱼儿与水,相得益彰。”

只是,他们相得益彰的爱情后面,还各自有个家庭,此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家庭还有人在期盼着他们的归来。

